

923375

英华之歌

杨沫著



花城出版社

923375

I247.5
4735

I247.5

4735

英华之歌

杨沫著



F06359

花城出版社

英华之歌

杨 沫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375印张 2插页 450,000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560册

ISBN 7—5360—0679—9/I·618

平装定价：9.30元



作者近影（1989年12月在广东肇庆）

内 容 提 要

《英华之歌》是《青春三部曲》（另二部：《青春之歌》、《芳菲之歌》）的最后一部。

林道静、卢嘉川、江华先后来到敌后根据地十三分区，恰遇开展整肃托派运动。地委书记江华教条主义地生搬上级指示，至使肃托扩大化，严重伤害了一批社会关系复杂，可真诚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；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，对顽固派及反动上层士绅的反动气焰，却又一味迁就姑息。县委书记林道静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抵制江华一左一右的错误，规劝他改弦易辙。她得到十三分区司令员卢嘉川的支持。可在县长常里平的挑拨下，江华竟以托嫌为名逮捕了林，并怀疑林、卢旧日恋情复萌。经卢嘉川奔走呼号，上级纠正了江的错误，挽救了林道静等一些蒙冤好同志，但已造成柳明、罗大方等好同志蒙难。又由于顽固派、反动士绅勾结日伪，突然进攻根据地，至使江、林也在战斗中牺牲。在严峻事态面前，常里平叛变投敌，卢嘉川掩埋了同志的尸首，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进。

自序

我的心被兴奋、也许是极短暂的欢愉所占据。

经过将近三年的苦战，《青春之歌》的续集——《英华之歌》终于完稿了；它是我此生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。我曾写过几部长篇，但哪一部的写作，都没有我写《英华之歌》这样的吃力——反复修改，左右为难；也没有我写它这样的动情、多思，不时为之落泪。是的，它是我投身抗日战争的某些写照，某些追忆，某些难忘的思缕。我个人的一些生活体验不知不觉地流贯全书。但书中的林道静又绝对不是我。当时的我，远没有她那样高大，那样成熟，那样美的内心和外形。我爱她，也爱卢嘉川，我把他们都理想化了。艺术，当然也包括文学，应当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，用小小的烛光照见大千世界的某个角落，藉此洞悉人生的美好，也窥见人生的卑丑。在《英华之歌》中，我尽微薄之力，实践着我对文学的此种观点——写高尚无私的人，也写卑污的人。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、情操，亦即人物的欢乐、悲伤、痛苦等等感情的激动，尽量塑造生活中的人。当然理想终是理想，这部小说中的人物，尤其是林道静、卢嘉川以及江华等《青春之歌》中的主要人物，在这部书中，能不能也活起来，动起来，只有请广大读

者来感受、来评价了。

我写《青春之歌》是在五十年代，而这部续集则写于八十年代，其中相隔长达三十多年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本来《青春之歌》完成后，我就想动笔写其续集，提纲都拟了出来。可是，十几年的疾病、工作、运动的缠绕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，我尚未动笔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《青春之歌》遭到严酷的批判，成了“大毒草”，我个人也遭到批判、审查，哪有心思再写什么续集！但由于自己对抗战那段生活的怀念和依恋，不得已，把写《青春之歌》的一些材料，改写成长篇小说《东方欲晓》。从1972年到1976年的四年多时间，我躲在北京香山一间几平方米的农家小屋中，写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描写抗日战争生活、斗争的长篇。然而，我白白浪费了精力，走了弯路。因受“四人帮”文艺思想的桎梏，那七十多万字成了一堆夹生饭，也成了我一生写作生涯中极苦极涩的苦果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政治上的开放，我个人的文艺思想也逐渐解放。《东方欲晓》是我把这颗苦果第一次加工修改而成的书。然而出版后，随着自己文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，我一狠心，又进一步加工重写：拟把《东方欲晓》修改成《芳菲之歌》上下部，重新出版。彼时已经十几年过去了，我没有辍过笔，拚着微弱的生命烛光，我希望写出一点像样的作品。虽然我不断在苦水中滚来滚去，滚得浑身荆棘，遍体伤痕，但我没有灰心，没有动摇。当《芳菲之歌》即将付排，并将继续写它的下部时，我的女儿徐然提醒我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不把《芳菲之歌》下部写成《青春之歌》的下部呢？你可以写成《青春之歌》、《芳菲之歌》和《青春之歌》下部（即《英华之歌》）这样的青春三部曲呀。”

女儿的话使我恍然大悟。是呀，三十多年，广大读者一直关

心、企盼《青春之歌》续集的出版。而我这个作者也对广大读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于是，我改变了创作计划，决心写出《青春之歌》续集，以了却我对《青春之歌》读者的债务。这样改变的写作计划，曾使我微微喜悦——《青春之歌》终于有出版下部的希望了！不意接踵而来的却是沉重的压力感。《青春之歌》在群众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，林道静这个人物不少人熟悉她。而抗日战争中，林道静，是更加成长起来的林道静，我有能力写好她么？她还能被广大读者所喜爱么？我惶惑了，犹豫踟蹰了。如今年事已高，脑力大不如前，更加成熟的林道静是不大好写的，于是，我烦恼……

生活中多少活生生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，时常跃动在我的心头。我爱他们，尊敬他们，在他们的鞭策、鼓舞下，我终于开始跋涉在艰难的写作征途上。同时个人生活中多少难忘的往事的再现，也给我力量、给我灵感、给我勇气。经过反复地思考、修改，终于完成了这部也许是平庸的作品。说实话，我已江郎才尽，可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即使它再平庸，我心头仍然有一种自慰感——我已为读者尽了我应尽的职责。

这种自慰感也许在自欺欺人。

我是一个作家。一个作家应当呕心沥血，把最美好的、能感动读者、能净化读者灵魂的作品献给人民。而我献出的这最后的一部小说，能是这样的么？能起到这种作用么？我无信心，更无把握。既是这样，我就应该再修改下去。可是，一种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读者对它的意见和评论的心情，使我再无耐心修改下去了。我带着羞愧的自惭，把它交给了出版社去出版。这也许是一部半成品。但不管怎样丑，它终是我，滴滴心

血，终是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了生命的我的许多战友的灵魂的嘶鸣；也是我日积月累，用依拙的笔，用点点的泪，化成一束馨香，化成一朵素白的小花。我把馨香、小花献在烈士们无形的墓碑前，在朝露、晚风的孤寂中也许会使英灵们得到微微的慰藉；会使他们感到在人间还有活着的同志为他们讴歌，为他们流着悼念的泪……

如果通过这本书，能使年轻的读者，窥见中国人民过去的艰苦，看到中国革命是在怎样曲折的道路上迂回前进的，那么，我——不管是活着的我或死去了的我，都会感到慰藉了。

最后，我还要用这本书来悼念刚刚逝世的老战友刘民英同志。他才六十九岁，却猝然死于心脏病。我写这部书和《芳菲之歌》时，他都曾经不断地帮助我：提供资料、研讨写法。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和我共同战斗过多年的老战友，我们有共同的经历，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，我要永远感念他。同样，我也永远感念其他不少帮助我写成此书的同志们，不是大家的帮助，我深信此书更难于完成。

1989年12月末写于

珠海海霞新村。

第一章

春天。干旱的北方平原依然一片肃杀。风，怒卷尘沙，砭人肌肤。临近黄昏，空旷原野上的落日，那么大，那么圆，晚霞满天，一片殷红。在黄沙滚滚中，九匹骏马踏着苍茫暮色，得得奔驰。

一匹棕黄色的骏马上，一位身着灰色八路军服装的女战士，围着一条白纱巾，握紧缰绳，顶着风沙策马驰骋。她的前后左右有几位也穿着八路军服装的男同志，簇拥着她。忽然，一座灰色的城墙，远远地矗立在战士们的前面。女战士把前倾的身子陡地直了起来。惊喜地扭头对靠近她的骑者说：

“鸿远同志，这就是安定县城吧？”

“是，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。平原许多县城，先后叫敌人占领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一座还没有失守。看样子，敌人回师敌后，这一座恐怕也难保住了……”曹鸿远满脸灰尘，骑在马上，转了话题，“路芳同志，你到过这个地方么？听说你过去在这一带当过小学教师。”

“我在定县当过小学教师。可是，没有到过安定县。鸿远同志，以后不要叫我路芳了，我想恢复我的原名。”

“仍然叫林道静对不对？”鸿远笑问，“那太好了，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。”

林道静的坐骑缓慢下来。望着在灰色天空下，那座巍峨的城墙，她露出惊奇的笑容。

“你怎么会熟悉我的名字？听说你在红军里当过侦察员，怪不得这么善于了解情况。”

“这倒不是侦察员的本领。是我的一位领导，前年当我从延安派往北平工作时，他就嘱托我在白区打听林道静小姐的下落。”

“你的领导是哪一位？”道静怦然心动，虽说猜到这打问者可能是谁，可心里却不很踏实，故而问道。

“就是你当年的朋友卢嘉川。”鸿远两眼一眯，冲着道静调皮地一笑。“听说他就在这一带搞军事工作——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呢。我们不久就会见到他，说不定今天就能见他呢。”道静的心似乎被什么重物狠狠敲击了一下，她沉默了。飞沙仍然不断向脸上冲击，扬起的灰尘呛着嗓子，她全然不再感觉。卢嘉川——卢兄——她在心里喃喃着这个使她获得新生的名字。

他死了，几年杳无音讯。前几个月，她从北平和曹鸿远一同奔赴边区时，在夜行军中，他们意外地邂逅了！他带领部队及一批地方干部到铁路东去开辟游击战争。由于情势紧急戎马倥偬，他们只匆匆一面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就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分手了。从此，她平静的心，再也平静不下来。她不知是喜，是忧，是幸福，还是不幸的开端……

将要走进开着的城门洞，他们的马被拦住了，道静从迷惘中清醒过来，一种新奇的喜悦抓住了她。

守卫城门的八路军战士拦住人和马，查询他们一行的身分。

他们拿出边区党委的委任令。曹鸿远自我介绍说：

“我是到这个县工作的县委书记；这位女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。我们九位都是派来这县工作的干部。”

守卫城门的卫士检查了证件，放他们进城。

一进平原县城的街道，道静睁大眼睛左顾右盼，多么动人心魄的景象啊！临街房屋的后墙上，被雪白的大字涂写满了，一个字一个字都闪现着异常迷人的魅力：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“全民族动员起来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！”

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抗战胜利万岁！”

……

道静望着这些大字标语，不知怎的，眼里禁不住突然充盈了泪水……

几匹马在暮霭沉沉的街道上驰过，引起熙来攘往的行人的注意。

“瞧，那位大姑娘多俊呀！”

“看她骑在马上，披着大氅，围着白色围巾，多么像是《昭君出塞》里的王昭君呀！”

进城前道静已用毛巾把脸上的尘土擦净，把军帽、军衣上的灰尘掸掉，因为热了，她把军衣披在身上，一条白纱巾，像飘带般在白皙的脖颈上随风飘动。她美丽、英爽的容貌立即引起行人的注意。但她却不曾注意行人的品头论足，只是被县城里萌生着的生机勃勃的抗日力量感动着。她的情绪、她的一颦一笑都被傍

她面行的曹鸿远看在眼里。他心思紊乱地想：她多么像柳明，太像了！人们会说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……对，昭君出塞——她如果不是穿着军装，如果抱着琵琶，如果出现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漠里，那么，她的美貌会更加突出……柳明和她一个样儿。不知她现在也在这个县城里吗……在那个夜晚的行军中，林道静遇见了卢嘉川；曹鸿远遇见了柳明。可是匆匆一面，战争迫使他们顷刻便伯劳东去燕西飞。

这一行人还没到达县政府（过去国民党时期的县衙门），只见斜刺里闪出几个人来，一色灰军装，灰棉军帽。为首的那个稍矮、微胖、圆头的人，首先笑向林道静，然后向曹鸿远点头，伸手：

“小曹，恭喜你！听说你来这个县担任县委书记，太好了，对这片新开辟不久的地区，我正愁孤掌难鸣呢。”他转向林道静，“路芳同志，认识我么？我叫常里平，比你们早来两个月，现在担任县长。你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，是吧？你们这批干部一来，安定县的工作，肯定会大踏步向前，可喜，可贺！”

乍到的干部们，一齐跳下马，上前和常县长握手。常里平笑容可掬，领着他们走向高台阶的县政府。他挨近林道静走着，热情地在她耳边低声说：

“路芳同志，你听说了么？江华同志很快也要到平原来担任领导职务。你们已经多年不见了，这回可该是‘久别胜新婚’啦……”

道静惊讶地望着常里平的圆脸，轻声说：

“常县长，你的消息真灵通！我从边区来，怎么都没听见这个消息，这可靠么？”

“可靠，可靠。路芳同志，真为你们高兴，我同江华同志早

就认识，关系很好。他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，听都要来担任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曹鸿远见常里平不理别人，只愿和林道静说话，心里有点反感，却不便露出。快走进大堂了，才找个机会走近常里平问道：

“常县长，请问你，柳明同志分配在哪个县工作，你知道么？”

常里平的脚步立刻打住了。瞪大两只圆眼睛，瞟着曹鸿远：

“噢，柳明同志嘛，就在这个县，她分配在县妇女救国会工作。怎么，你会不知道这情况？”

鸿远摇摇头，轻轻嘘了一口气：

“她怎么没有来接接她的姐姐呢？”一伸手指向林道静。“老常你看，她们长得多么像姐妹俩。”

“哈哈！”常里平仰头笑了起来，“她和姐姐不熟，倒是该接接她的哥哥来。可惜，她昨天下乡去了。”

鸿远听出常里平的话里带刺，却仍然接着问：

“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她一回来，请你告诉她，我们来了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！”常里平连声答应。大家相跟着走进好像办公室一样的大堂里，分别坐在一排太师椅上。常县长的勤务兵正要给来人沏茶倒水，一个小伙子忽然闯了进来，拉住林道静的手，喘吁吁地说：

“小林——林道静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“罗大方，是你！你也到这个县里工作了？”道静紧握住罗大方的手，由于激动，脸微微红了。

“我现在改名吴华林了。从监狱出来后就被父母逼着上了两年大学。还没毕业，‘七·七’事变爆发我就——”罗大方一指曹鸿远，“我就跟着他和一些同志来到边区，后来又来到平原。现

在担任这个县的青救会主任。”罗大方不改当年的爽朗、豪迈，仍然一样热情洋溢。

常里平眯着眼睛，笑着，扳着指头，一个一个数着说：

“路芳，原名林道静；吴华林，原名罗大方。以后怎么称呼你们呢？真名乎？假名乎？”

“以前在敌区做地下工作，不得不改名。现在，到了抗日根据地，到了我们自己的天下，我要把名字改回来——恢复自己的真名。”林道静刚说完，吴华林接上来：

“也斯，也斯！（英文‘对’的意思）常县长，我在你的属下挂个号，以后鄙人仍叫罗大方如何？”

“好！好！以后就叫阁下罗大方。”常里平满脸堆笑，一边连连点头，一边吩咐勤务员通知伙房，准备丰盛些的晚餐，为新来的县委书记一行人接风。

跟曹鸿远同来的两个通信员另外去吃饭。林道静，罗大方，曹鸿远、常里平和另外五个干部一起坐在一张八仙桌旁。曹鸿远边吃边向常里平询问安定县的情况，常里平淡笑风生，说县里的形势很好，群众抗日情绪高涨，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工作也很好，很顺利，因为凡是中国人愿意抗战嘛。鸿远，道静、罗大方都注意听着。

“请问你，老常，这一带敌情如何？有多少个据点、碉堡？敌人常出击么？”

曹鸿远的话，似乎使常里平不大高兴，他翻着眼皮，放下筷子，然后扳着肥粗的手指，慢慢数着说：

“马官营一个，乐流一个，还有一个在郊县的边缘叫驼里，从今年初到现在，敌人一共设了三个据点。当然，这给我们的工

作带来点麻烦。”他轻轻嘘了一口气，收回手指。

“常县长，我也要向你请教。”林道静接着问，“全县一共有多少中小学教师？多少学生？还有多少知识分子……”

“哈哈，”常里平又笑了起来，还没容他回答，忽然屋门打开，一个女孩子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跑到林道静身边，一边搂住她的脖颈，激动地喊道：

“林姐姐，林姐姐！你也来到这个地方了！这是做梦吧，我们已经有四年多不见了……”

道静站起身来，一把将身边的女孩子搂在怀里，两只明亮的眸子，宝石样闪着光：

“啊，小俞呀，俞淑秀！真是你？我也觉得好像在梦境中了。真没想到你也在这个县里工作。”道静凝视着小俞那张仍然充满稚气的脸，一种与好朋友意外相逢的喜悦洋溢心头。

“林姐姐，我多么想你呀！做梦都常常看见你，也看到林红姐姐——好像咱们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。”俞淑秀说着，清秀的脸上，泪珠在闪光。

“现在有了我们自己抗日根据地，监狱中的恶梦永远过去了。”林道静蓦然想起牺牲了的林红，不自觉地摸摸还穿身上林红牺牲前送给她的红毛线背心——她是那样珍惜它，喜爱它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都要穿着或带着它。

桌上还没有吃完饭的几个男同志，望着这两位年轻女同志情感浓挚地相互搂着、说着，有的莞尔而笑；有的惊异地睁大了眼睛。道静不好意思了，向常里平和几个男同志解释说：

“我和俞淑秀是在一九三三年同住在北平一个监狱的时候认识的。那时她才十四岁。难友之间自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”她扭

过头来深情地望着俞淑秀，“你还叫俞淑秀么？改没改名字？”

“在天津当工人的时候，改过名字。可是，回到家乡，就又改回来了——林姐姐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我就是邻县佛头村的人呀。‘七·七’事变以后，我回到了家乡。今年春天，八路军过来了，我就参加了工作。我常打听你的下落，总打听不到。今天可见到你啦！我现在担任……”

罗大方伸出拳头，阻拦小俞：

“迷斯俞，不要卖膏药了，我替你说了吧：现在担任安定县妇救会主任，跟咱老罗同是群众团体的小头目。”

“去你的！什么迷斯、迷斯特！这才是卖洋膏药呢。”小俞憨笑着，轻轻推了罗大方一下。

桌上吃饭的人全都笑了。常里平大概感到无聊了，忽然举着筷子、摇晃着圆脑袋吟哦起来：
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
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“常县长，我知道你能诗会画。可是……”小俞撅起嘴巴，把道静按坐在凳子上，抱着她的脖颈说，“瞧你卖弄什么？我和林姐姐是相逢，不是离别，你念的诗，文不对题！”

罗大方对小俞一伸大拇指：

“不简单，转瞬之间能挑出诗之文不对题。小俞，你不算工人，该算个知识分子了。”

“知识分子！小俞当然是知识分子！”常里平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“两位女性已经寒暄过了，现在请大家继续用餐。林部长